

好看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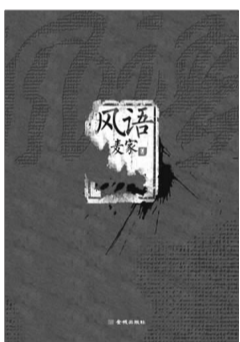
让妖风来得更猛烈吧,我倒愿意麦家身上多些“妖精气”

《风语》:麦家的妖风能刮多久

文/何平

我曾经在两年前这样说麦家,“从《解密》、《暗算》到《风声》,麦家技艺娴熟,几成惯例。再往下走呢?读者还能再遭‘暗算’,‘风声’依旧吗?所以,现在也该是麦家对自己的写作进行清算和反思的时候了”。那时候麦家还没有这么走红,至多是“泛红”吧。

就是有个念想在,我对《风语》这本还没有出笼就搅得“妖风”四起的小说是心存期待的。我当然希望麦家的《风语》能够卖出商人算计出来的码洋和版税。但在媒体亢奋爆炒《风语》究竟卖了几许银子的声浪中,恰恰没有多少懂得麦家小说的人站出来,麦家的小小说本身不值这个价钱。我们现在的价钱是市场算出来的,而不是对麦家小说做出的评价和判断。因此,《风语》出版至今已三四个月,市场业绩是一个风向标,读者应该是另一个风向标。这部妖风四起的小小说有没有真货色?麦家的妖风到底能刮多久?话说到这个份上,看官心道,“你说说看”。再说一句老实话,我对麦家《风语》前的小小说是熟悉的,但现在要对《风语》这部刚刚开了个头的小说就评长短论短做的



《风语》
麦家 著
金城出版社

是冒险的活计。你说得天花乱坠,麦家到最后偏别着调不被你牵着走,那还不歇菜了?但即使如此,从我现在读到的《风语》第一部分,虽然还不能完全清楚麦家设局和布局的居心和阴谋,但放泼写来的国共两党、美日诸国以及党争国斗、友情、亲情等排场足够吓人。同样,主人公陈鹤这个男人也是麦家小说中最为不清不白的,这不只因为他有个日本老婆和特务舅子,也因为他和日本秘密机构合作过,又拒绝合作。只这些就不妨碍下一个判断:《风语》是一部起势凌厉的大东西,如以前看《西游记》神仙妖怪出没都带出来一阵阵“好风”。因此,至少可以说,《风语》是一部有着很多期待和未来想象的小说。

《风语》中,近代中国党国是之隐秘以及国和国之间阴暗的勾心斗角,是典型的中国经验和中国记忆。当麦家把推理的触角伸展到这样的隐秘世界,如果把他的小说也看做推理悬疑小说,他的写作其实提出了一些悬疑小说的核心问题:悬疑小说究竟是我们生活不可抵达的遥远异邦还是我们生活若即若离的周遭?悬疑小说的恐怖、不安、残酷、凶险究竟是生活的意外还是我们生活的日常?悬疑小说究竟是智力游戏还是心灵探险?麦家的写作时刻处在假想的未知和不确定中间。和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灵异型悬疑不同,因为它貌似言之凿凿,更容易激发读者参与解密和猜谜、刨根问底的欲望。麦家擅长拿捏作者的心窍,装置小说世界的明与暗,然后摇身一变作为一个自由出没于明暗世界的亲历者出场,麦家把他在黑暗中跌跌撞撞的摸索说出来,他对黑暗包裹的一切获得了命名的权利。《风语》中,谜底在手的麦家是不是胜券在握地隐藏在文字背后呢?不是。麦家的聪明是把自己设定在一个面对世界之“暗”同样无能为力地捕风捉影者

的位置。他一面引领读者去建构对他讲述世界的确信,一面又悄悄去瓦解这种确信。事实上,麦家的小说到处充满着自我否定和篡改。

麦家从一开始似乎就让我们相信,小说是推理出来的。从小说的技术上看,有那么多推理悬疑小说大师在前,而且推理悬疑小说好像也不是中国人的长项,麦家这个以推理悬疑小说名世的作家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麦家的小说不缺乏推理悬疑小说抽丝剥茧丝丝入扣的悬念、猜测和真相大白之后的意料之外和意料之内。说得直白一点,作为一个推理悬疑作家,他的基本功是扎实的,甚至是纯正的。典型的密室逃逃游戏、障眼法式的心理误导以及西方式的逻辑推理,麦家巧妙地利用着写作者和读者信息的不对等来设置小说的重重迷官。如果你一开始就跟着小说中同样在猜谜和解密的人物肥原的思路,你就中了麦家的蛊。实际上,只要你阅读的过程中遵从麦家为你预设的顺序,而不是倒读,麦家就可以牵着你的鼻子从容地把他的包袱一个个抖搂出来。

妖风起兮。在一派正经和装正经假正经的文学圈里厮混,我喜欢麦家“妖”的性情,不耻言利,固执地写自己的小说。《西游记》第三十一回说:那大圣才和八戒携手驾云,离了洞,过了东洋大海,至西岸,住云光,叫道:“兄弟,你且在此慢行,等我下海去净净身子。”八戒道:“忙忙地走路,且净什么身子?”行者道:“你哪里知道。我自回来,这几日弄得身上有些妖精气。师父是个爱干净的,恐怕嫌我。”八戒于此此说得行者是片真心,更无他意。是啊,八戒说得好,“忙忙地走路,且净什么身子?”《风语》前后,谈论是非的很多。管他呢,就让妖风来得更猛烈吧,我倒愿意麦家身上多些“妖精气”。

新书秀场



《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美]大卫·哈伯斯塔姆 著
重庆出版社



《朝鲜战场上那支没有番号的连队》
政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最后的孩子》
[美]约翰·哈特 著
万卷出版社



《什么都没有发生》
陈冠中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甲女丁男》
夏景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任你评说》
任志强 著
中信出版社

美国人看朝鲜战争

硝烟弥漫的20世纪,为什么唯独朝鲜战争让美国人忍不住说却又无法遗忘?本书中,作者不再是欲言又止,而是一次全面的检讨。

战争前线拼命厮杀的是士兵,而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却另有其人。金日成、李承晚、斯大林、毛泽东、杜鲁门、麦克阿瑟、彭德怀、李奇微,都在共同主导着朝鲜战争的起承转合。书中对这些人物一一作传,探究背后的个性和经历如何影响大国的政治决策,以及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而这些也深深地影响着今日的世界。

朝鲜战场除了血战还有谍战

这是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历史悬疑小说。

鲁夏是一名80后消防大队长,从小没有母亲,父亲湛江来在他15岁那年也失踪了。因为对父亲身世的起疑,遂开始寻觅父亲的过去,经过层层查访,一封暗藏在密封铁匣里的驴皮书,引领他踏上了调查之路。通过调查,沉重的真相慢慢浮出水面,不仅涉及上海最为复杂的间谍谜案,朝鲜战场上这支被称为“秃子连”的尖刀侦察部队的未解档案也被逐渐解密。

家仇国恨,烽火连城,浴血奋战,爱恨纠缠,为读者真实展现了六十年前朝鲜半岛的悲壮战史。

孩子失踪之谜

2010年爱伦坡最佳小说奖再一次被约翰·哈特获得,获奖的是他的第三部作品《最后的孩子》。《最后的孩子》超越作者前两部作品《顺流而下》和《谎言之王》,到达新的高峰。小说通过一个少年历经魔幻传奇般寻找失踪的妹妹的过程,展现了少年坚强成长背后的辛酸,揭示人类伟大的信仰——“即使全世界都不站在我这边,我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作者的作品风格令人难忘,带有史诗般的神秘色彩。哈特成功地将哥特式的史诗情境、深入骨髓的恐怖和缜密的推理融合在一起,并融入了令人心酸至极的氛围。

香港的浮世情缘

与张爱玲、李碧华、亦舒、黄碧云等有相通之处,这是又一个香港的浮世情缘:一个浪子的漂泊,一位女性的守候。在风格上,小说和王家卫的影像、林夕的精致、村上春树的理念一脉相承——资本时代里,年轻人无可避免的孤独、生死、爱与性。

小说《什么都没有发生》以高度发达而冷酷的资本逻辑描写现世人生,“在死亡的一瞬之间”,述尽职业经理人张得志的一生。主人公张得志出生于香港破落户,长年漂泊海外,足迹遍及非洲、东南亚、北美、西欧、中国大陆与台湾,冷眼旁观了尼日利亚政变、中国大陆历史剧变时期、台湾黑社会、香港的辉煌及回归等等众生世相,成长为具有鲜明香港特色的顶级职业经理人。但一瞬之间,一生如幻象幻灭,什么都没有发生……

当甲女遇到了男

有房有车的气质美女刚满29岁着急嫁人,名牌大学的博士生因为没房子只能委曲求全找老婆……小说以秦米拉为甲女代表,以求于丁男代表,讲述了当前社会中老龄未婚女性和无房男性,在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面对婚姻的焦虑和尴尬。

米拉在年轻女同事的刺激和父母的催促下,下定决心跟自己并不满意的于地生结婚。买房、装修、婚前体检、婚庆等等筹备工作,虽然进展很不顺利,但是米拉似乎看到了红地毯的召唤,正在这时于地生的父亲病重……两个年轻人脆弱的温情,遭遇金钱、阶层、亲情、债务的冲击时,能否延续?

任志强评说中国地产

“商品房并非人人买得起”,“炒房无罪”,“房价一点也不高”,当任志强说出这些话时,必定招致众声反驳,甚至谩骂和攻击。但近年来的房地产市场,却一步步印证了任志强的观点。当人们正为掐头去尾后的任式雷言大骂,房价却正如其所言,噌噌上涨。

他放出“雷言”的同时,也在不断指责人们曲解了他的原意。是他太过狂傲,还是我们太过粗心?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读任志强。本书为任志强三年来在房地产领域的发言集结,其中包含保障性住房、房地产市场化、地价与房价的关系、房地产泡沫、房产投资等各个方面,言词辛辣而鞭辟入里。他的观点是对是错,任你评说。

本版更多内容请上大众网读书频道
book.dzwww.com

品文说艺

慧志说陶

——评薛慧志《东方和西方·我心中的向日葵》

文/潘鲁生

翻阅薛慧志新出版的个人集子《东方和西方·我心中的向日葵》,品读作者生活与创作的点点滴滴感悟,不禁心中生出很多的感慨:世间竟有这样一位女士,能把艺术、事业、工作、生活贯通得如此自然、流畅,浑然一体而又各归其位,这不失为一种人生的智慧。

薛慧志是一位出色的女陶艺家,她生于陶都宜兴,天资颖慧而又幼承家学,经过不懈地创作探索,顺理成章地在现代陶艺领域走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东方和西方·我心中的向日葵》集子是薛慧志从事陶艺创作十五年的一本

结集,书中叙述了她从1995年到2009年之间执教十五年的经历以及在陶艺创作中情感积淀的人生阅历,通过强烈的情感倾诉表达了对事业的执著和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作者有很重的向日葵情结,“东方与西方·我心中的向日葵”是她2005年在北欧访学成果展的名字,后来她的一系列巡展也使用了这个名字。书中的向日葵既是现实的存在,又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隐喻,奶奶山坡上种植的小片向日葵以及北欧大面积向日葵都给了她无限的创作冲动,在她的心中,向日葵象征着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实现理想的愿望,激励着她在现代陶艺领域不断探索。

薛慧志的陶艺作品别具匠心,是一种饱含情感的叙述。在十五年的创作之路中,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关注视角,她希望赋予黏土以生命,在黏土与情感、文化的碰撞中寻得一种平衡,因而她的作品没有稳定统一的图式,但是每件件亲切感人,充满张力。薛慧志前期的作品主要是一种生活意绪的捕捉与自然表达,无论是对生活片段进行语意转换的《水韵系列》、《中国风系列》,还是以抽象形式进行自由延展的《情韵系列》,都在寻求一种意绪的宣泄,情感细腻而又不露痕迹。近年来的作品则更加侧重观念的表达,哲学概念中天地、阴阳、人性等人文命题出现在她的陶艺作品中,表现语言更富张力,思想也更

具深度。邓福星先生称薛慧志的作品是“泥火乾坤”,的确,这是一个泥火熔出的艺术世界,随着“火候”的加大,文化的陶冶,境界也在不断提升。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薛慧志的智慧是把生命变成了艺术,艺术是她人生事业的一种姿态,她融情于陶,用陶抒写生命的体验与感悟,也正是对人生的思考,让她的创作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薛慧志将集子定位于“艺术人生”,既是对自己陶艺创作之路的一次总结,也希望用真诚的心来与读者对话,分享艺术与人生碰撞的快乐。集子的出版,像作者在她的博客中写到的“倾注了心血,叙述了真实,展露了情感,领悟了满足”,进行了一次别样的艺术创作。

书、人、陶,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女艺术家的完整世界,细细读来,让人领悟到世界的阳光与美好,而这也正是艺术的真谛所在。



全民阅读 系列刊



《东方和西方·我心中的向日葵》
薛慧志 著
广西美术出版社